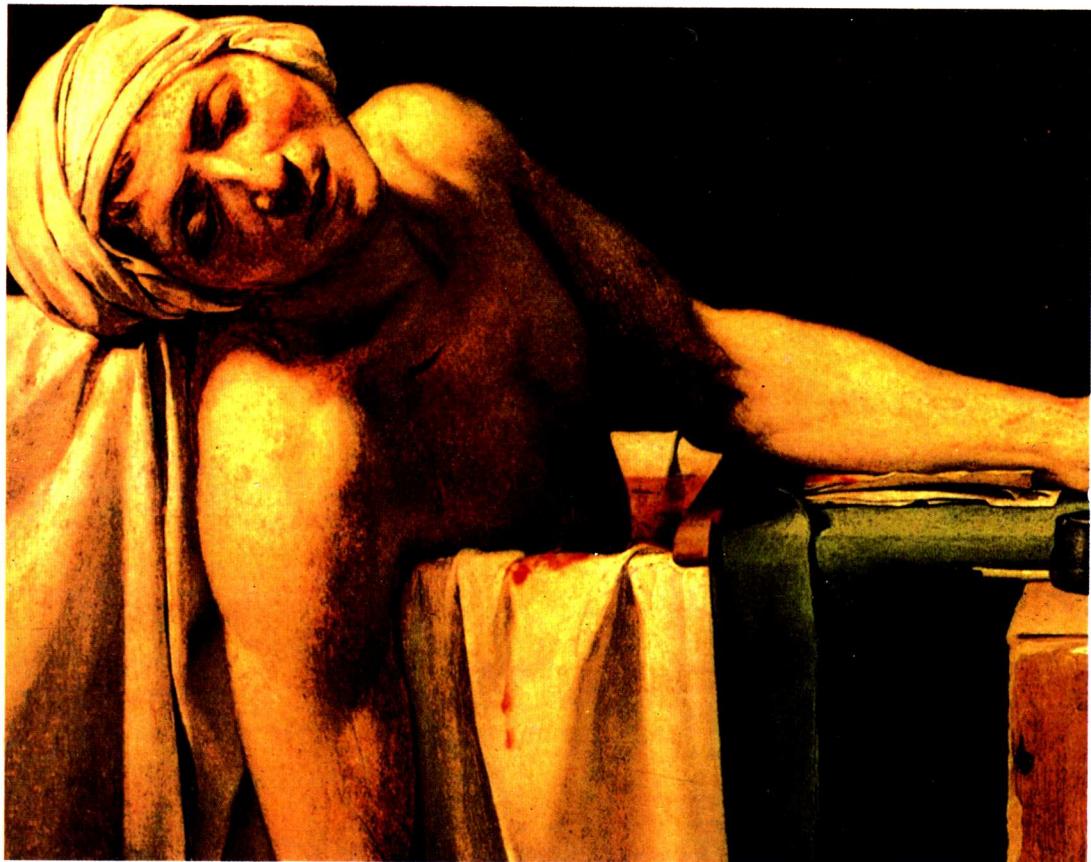


大衛  
特搜索

畫風



重慶出版社

# 大 卫 提 索 特 画 风

---

周雪凯 田晓阳 唐丹虹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 《外国绘画大师画风系列》

主编 张晓凌 冻月  
副主编 康建邦 水工 魏庚  
编委 王林 李一 林木  
黄茂蓉 田军 王剑  
董继平 唐丹虹

责任编辑 江东  
装帧设计 江东  
译文 吴承义 曾莉

周雪凯 田晓阳 唐丹虹

## 大卫·提索特画风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印制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10 插页 4  
1992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第二次印刷  
印数：9,001—14,000

**ISBN 7-5366-2712-Z/J · 309**

定价：45.00 元

# 艺术的背离与回归

## ——析大卫与提索特的艺术

聂 鑫

艺术史似乎总是在背离与回归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当文艺复兴绕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艺术而返归古希腊艺术,从而唤起人性的觉醒后,艺术渐渐地背离了那重复腻味的神话、宗教题材而进入罗可可、巴洛克风格潮流。1738年赫库拉努姆和1755年庞贝古城的发掘,重新点燃了人们古典主义的热情。十八世纪晚期法国革命开始,古希腊民主制的理想模式在革命中的积极影响,则从另一角度推动了绘画早已开始的新一轮古典风的盛行,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的艺术思潮。新古典主义绘画不只是重复古希腊罗马的题材,它有选择地使用模特儿,在古希腊文化中寻求崇高的美感、健全的理智和强烈的道德感,以作改造世界的基础。它往往偏重严肃深刻的主题,重大的题材,古典般庄重、严谨的形式。新古典主义绘画的最重要的代表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

大卫(1748年—1825年)充当新古典主义的代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大卫在1774年获得过罗马大奖并因此到罗马的一家法国美术学院学习,在意大利他亲身体验过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无穷魅力,这为他后来的古典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法国大革命来临时,大卫又成为一个激进的雅各宾党人,他曾入选议会,参与过处死路易十四的行动。作为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他以绘画作为宣传、启蒙的武器,画出了一大批堪称新古典主义代表的优秀作品并因此而确定了该思潮严格的艺术规范。后来,他又成为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家,并被封为男爵。帝国倒台后,他流亡布鲁塞尔,后来在那里去世。

大卫的革命经历给他的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以革命期间的重大事件为题材画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如《议会宣誓》、《马拉之死》等,这些亲身经历的事件的形象描绘,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当然,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大卫更喜欢通过对古典题材的表现去宣传高贵的理想。他在《苏格拉底之死》的不朽作品里赞扬为真理献身的崇高,在《布鲁特斯》、《荷加斯之誓》中歌颂大义灭亲的勇敢精神,而在行乞的将军《比琳塞尔斯》中,带来的的确是一种道德与良心的震撼。这些重大的题材、深刻的主题起到了直接服务于革命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称赞说“在罗马的古典严

肃的传说中，资产阶级的斗士找到了理想与艺术形式”。当大卫成为拿破仑的宫廷画家后，直接描绘拿破仑的现实题材增多了。大卫以他娴熟的写实技巧，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关于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征服者的历史画卷。他画过拿破仑的肖像，画过拿破仑穿越圣伯尔拿山隘的雄姿，拿破仑颁发军旗的威风，在《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加冕》一画中，则再现了那个戏剧性的尴尬而又辉煌的历史时刻。这些重要的题材，形象地反映了法国革命、拿破仑帝国的建立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形象地体现出那个时期社会思潮的演变。直到晚年，大卫在《萨宾的妇女》和《被维纳斯和三女神解除武装的战神》等作品中，仍然是以艺术演绎他的思想，他的已从革命立场退下来的消弥斗争的思想。

严肃、深刻的主题，重大事件的题材和为社会、革命服务的神圣的要求使大卫的新古典主义绘画具备了严谨而庄重的形式。

新古典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温克尔曼认为，古希腊艺术的精华在于“伟大的静穆和高贵的单纯”。深受其影响的大卫在自己的艺术中忠实地实行着这些信条。如果说，罗可可风格中那些轻松的闪耀的光斑，明亮而精美的色彩、柔和优美的曲线和漂亮性感的女性形象及纤巧精致的造型风格纯系为人们的享乐而创造的话，那么，大卫则从完全相反的角度确立了自己艺术庄严神圣的特色。

大卫的造型都经过精心的设计，神色庄严，举止高贵。由于丰富思想和事件性情节传达的需要，画中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一招一式，每一微妙的眼神都必须在严格的相互关系中确定。这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犹如耶稣十二门徒那样，大卫给苏格拉底安排了十二个学生，一边六人，严格对称，苏格拉底一手指天，一手接过毒酒，显示出“为信仰而牺牲”的无畏精神。柏拉图被安排成穿着与苏格拉底一样的袍服，以象征对老师学说的继承。这种对静穆高贵的刻意追求使画面出现一种非现实性的戏剧化效果，这在《荷拉斯之誓》中父子形象上可以看到。这种戏剧性效果又由于光线的处理而加强了大卫的作品，光线总是集中在最主要的人身上，而且这种光线又总是室内的人工光源效果。这种戏剧性照明的方式又以一种非现实性加强了大卫绘画庄严神圣的精神特征。与罗可可的曲线相反，大卫总是设法在画中安排直线，而且往往用沉重的直线以取得静谧与庄重。对雕塑风格的追求是古希腊罗马绘画直到文艺复兴绘画艺术的一个悠久传统。由于使用固定源自一方的人工光源，大卫的人物造型都有很强的体积感，细腻的画法造成一种光滑的雕像般的形式。为了追求单纯，大卫往往取较低的视角，而把有众多人物参加的大型场景压缩成一排人物的浮雕式效果，这可从《议会宣誓》、《萨宾妇女》等作品中看到。

新古典主义是启蒙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带着强烈的理性色彩，由此而生的严格的程式，使这种艺术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或许正是取得庄严肃穆的古典意味之必需，但由此而生出的呆板与做作也不无遗憾之处。有趣的是，当大卫在面对现实的生动的生活时，也可能

暂时性地忘掉那些刻板的规矩，这时他的艺术也能变得生动起来，画中人物具备真实可信的个性。这在他的一些肖像画上十分明显，例如《大卫夫人像》、《伯爵夫人达罗》、《莱卡米尔夫人》等，这些画面光线柔和，色彩明丽，人物神态舒展、自然、亲切，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就是那个威严自傲的拿破仑，在他自己的书房怡然独处时，亦不乏常人所具的沉静与温和（《拿破仑在他的书房》）。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西方艺术大多从未关心过自然本身，大多具有强烈的理性和科学色彩的话，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初，人们开始注意到自然本身的美好和自我感情的极端重要，一股反对古典主义乃至文艺复兴传统的绘画思潮开始了，他们把目光追溯至拉斐尔之前的艺术，他们在那寻觅明快的色彩，柔和的外光，自然主义般的细节，宣泄自我的情感与喜好。亦如拉斐尔前派的倡导者与保护者约翰·拉斯金所言：一件事物，“如果不是为了爱而去画它一定画不好，如果是为了爱而去画，则永不致错误；爱所产生的讹误，定然比数字的最大准确还要真实”。他以极高的热情呼吁艺术家们到现实自然中去，热爱自然，表现自然。提索特就是这种倾向的优秀画家。

詹姆士·提索特（James Tissot 1836年—1902年）出生于法国西海岸一个叫南堤的港口城市的富有的商人家庭。提索特很早就显示出他在艺术方面的才能。1856年，他去巴黎学画，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印象派大师的德加，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由于提索特的老师路易斯·拉蒙和海波里特·佛兰西是拉斐尔前派风格的画家，这就给提索特的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商人家庭出身的提索特不仅在自己的艺术中表现了豪华与富贵，他也是一个善于推销自己和自己艺术的天才，他以有闲阶级的审美趣味去迎合他的主顾，由此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财富。1866年，他在巴黎展出的两幅作品获奖，这使他获得了不经审查而直接参展的荣誉。

亦如拉斐尔前派画家们一样，提索特不去管什么深刻与严肃的思想，他凭着他的出身与经历所养成的爱好去画。他的笔下主要是上流社会豪华、富贵、悠然自得、美好舒适的场景。他以极端细腻的手法着意地刻画那些稔熟的码头、轮船、天光、倒影，他得意地一再玩味豪华客厅里闪耀的吊灯，名贵家具深沉的闪光和金属器皿、玻璃器具光滑冰冷的质感以及女人们透明、柔软、轻薄、艳丽的衣裙，提索特往往让它们占据着画面的中心，至于郊外的森林、湖沼边的野餐和游玩，那透光的树叶、野花竟以宝石般的色彩眩人眼目……当然，这一切都是为画中的效果服务的。女人的表现几乎一直是提索特绘画的中心。他从来都是穿着时髦的漂亮的上流社会妇女的富于激情的观察者和表现者。他画各种各样的妇女：寡妇、情妇、不满丈夫的妇女，母亲、女政治家、少女……她们都有惊人的美丽，都生活在华贵、优美的环境里。他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投入这种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表现上。他曾为此受到过严厉的批评，革命的人们称他的画是“卑陋的上流社会的漂亮图片”。

要在他的画中寻觅革命的思想，深邃的观念、是徒劳的，即使对上流社会的描绘，他也把自己局

限在女性题材的狭窄领域。尽管如此，他用极为熟练的技巧画出的画却是十分漂亮、悦目的。

提索特有着令人叹服的写实能力，有着对自然外光下色彩的相当细腻的敏锐感觉，他努力地捕捉自然色彩的微妙变化，他完全地摆脱了古典主义那种单调的褐色调，那种仅凭素描关系构成的雕塑感，而把现实生活中真实鲜活的形象引入绘画。他的坚实的对景写生、外光表现的能力使他的绘画具备无可置疑的空间感、真实感，而这种写实能力也为他的不惮其烦的细节描写奠定了奠础。应该承认，仅凭这种外光表现的高超技巧而言，提索特的艺术也是对古典主义绘画的一个颇有意义的发展。

提索特的艺术从拉斐尔前派入手，又受过历史风格、印象主义的影响，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风格。六十年代，他又发现日本艺术的魅力。日本工艺中那装饰精巧的图案使提索特十分喜欢，长于在美丽的细节上做功夫的画家立即把这种东方趣味引入自己的作品中（如《沐浴的日本女孩》、《参观日本工艺品的年轻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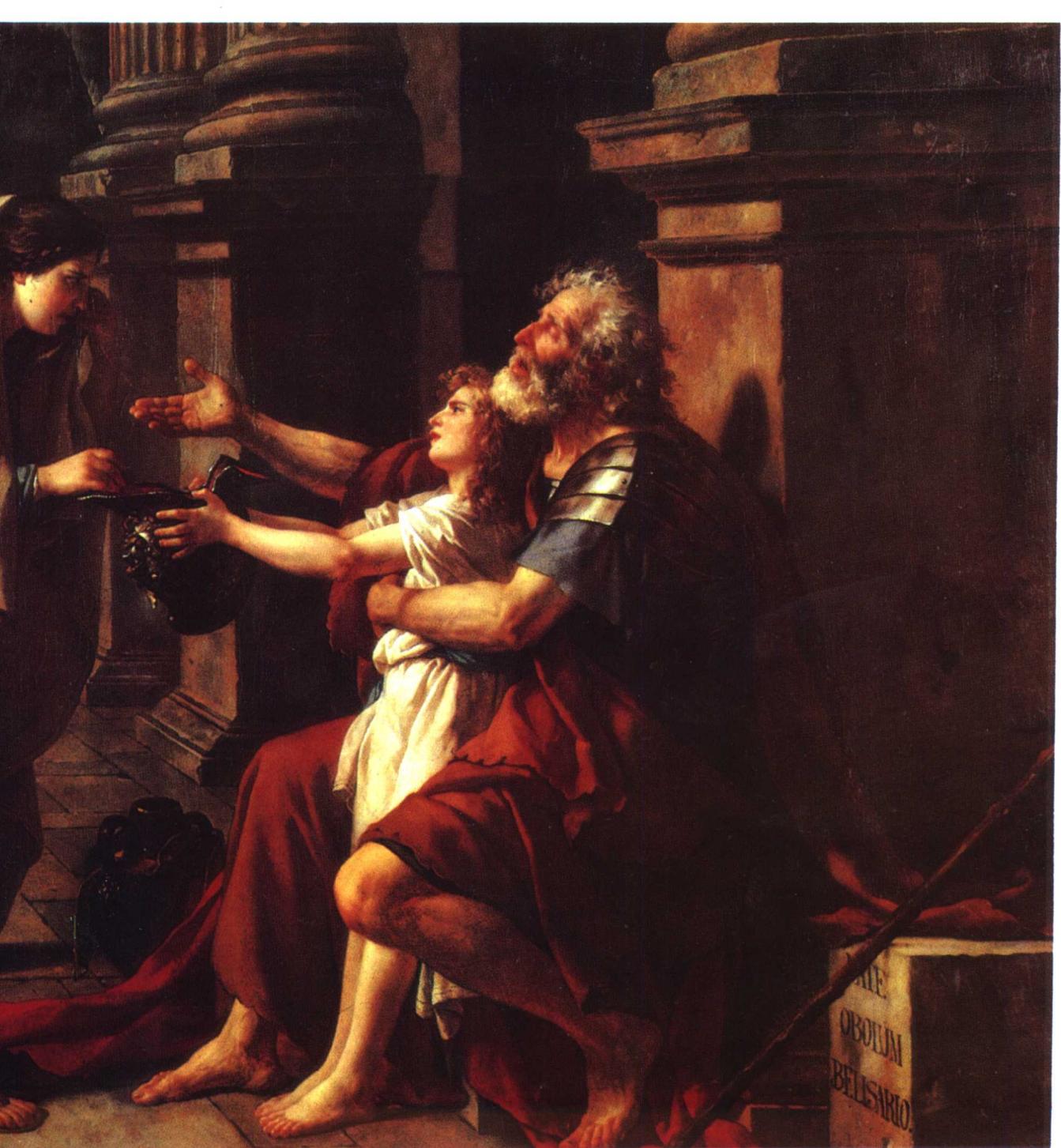
提索特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一年，死于女王去世的后一年，他的作品在让人们了解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生活及其审美趣味上无疑具备独特的作用。在二十世纪初期，绘画艺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有着普遍的反抗与拒绝，人们一下子对提索特失去了兴趣。但是三十年以后，人们又开始研究他。1933年，伦敦举办了他的作品展览，1936年出版了他的传记，人们重新承认他的重要地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提索特的作品在包括加拿大、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展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是最受人钦佩而经常被复制的。这或许是又一轮背离与回归的开始。



1 乞食的贝里采尔 1781



2 局部





3 安特亚彻斯与斯特纳德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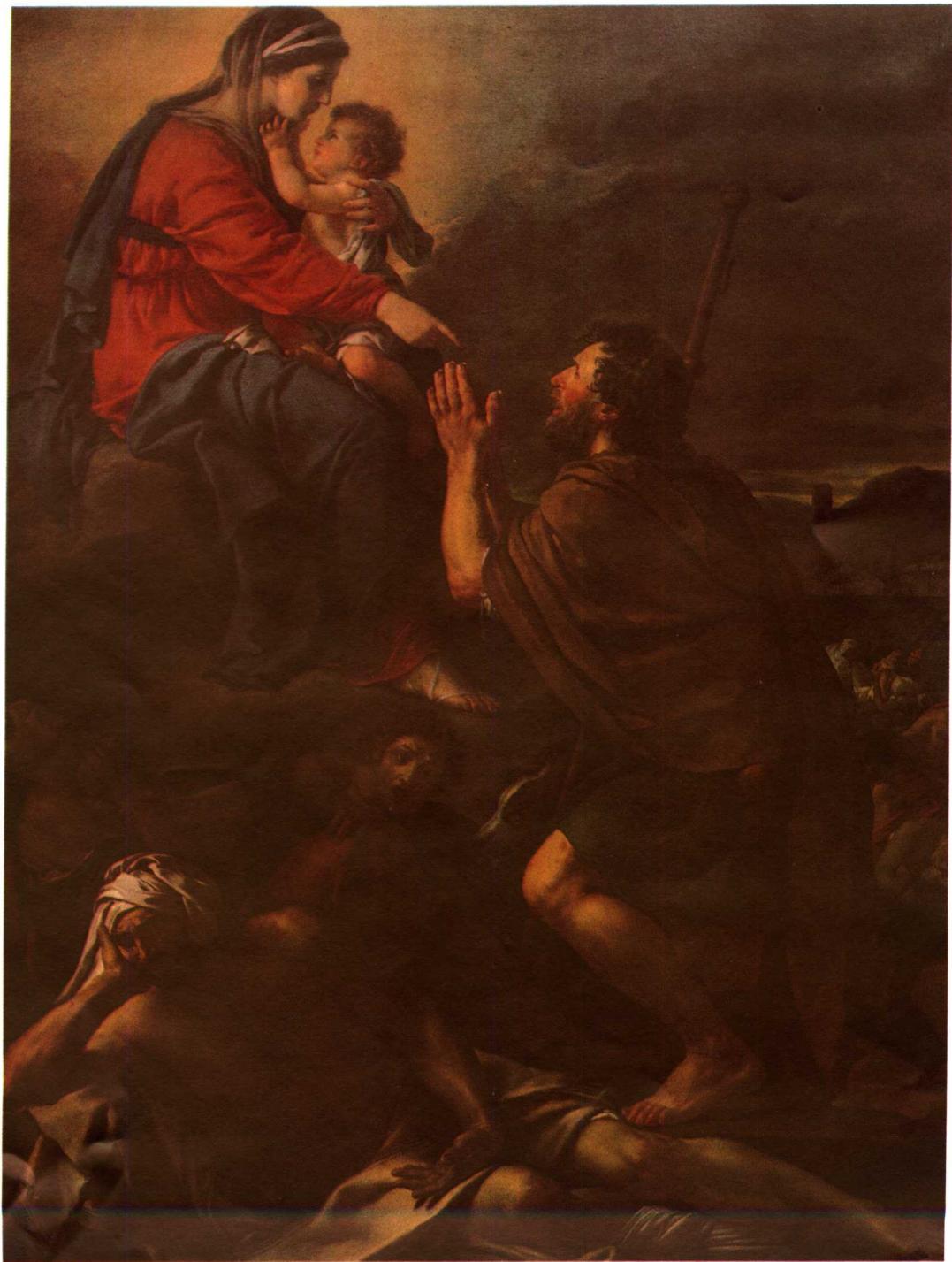
风景素描 1775—80





5 普特洛克勒斯的葬礼





6 圣徒罗西 1780



7 局部

